



## 坐上高铁游中国

■ 河北石家庄 刘明礼

国庆中秋双节黄金周,在“学习强国”中有一档专栏节目——坐着高铁看中国,8位央视记者跨越8条高速铁路,从南到北、从西到东,跨越祖国万水千山。跟随记者们一路的探索,我也感受着新时代祖国发展的巨变。

在“学习强国”中游览一结束,我和老伴马上订票——我们要坐着高铁去北京!从我所在的城市到北京,有300多公里路程,70多分钟就到了,既快又舒适。坐在飞驰的火车上,我不由得心生感慨,也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些火车上的陈年往事。

1982年我头一回坐火车,而且还不是“绿皮”客车,是黑色的闷罐——运兵的专列,车厢角落还散落着些许麦粒。火车没有窗也没有灯,座位就是各自的背包,跑起来风很大,门必须紧闭,“方便”时更是不方便。从沧州到张家口用了6个多小时,但什么都看不到,下了火车耳朵里“咣当咣当”响了两三天,躺在床上还觉得忽忽悠悠的。

第二次坐火车是从张家口到蚌埠,我考上了那里的军校。那是第一次真正的坐火车,绿皮火车。那火车虽又旧又破,但坐上去竟有些激动,因为我“坐一回火车”的梦想终于实现了。军校

毕业我留在蚌埠,在那儿结婚生子。而我和妻子双方的父母都在河北老家,坐火车便成了常事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改革开放如火如荼,打工人流如潮似海。到了春运高峰,火车上人满为患、拥挤不堪。而探亲往返往往都在春运高峰,我带妻携子,只能拱手作揖央求车上的人打开车窗,把妻子先托进去,再递进孩子和行李,然后自己扒住车窗,一个“双立臂”爬进车里。虽然勉强上了火车,可车厢里插不下脚,行李架上堆积如山,连座位底下都躺着人。没办法,我只能怀抱孩子“金鸡独立”。绿皮车,我简直坐怵了!

看如今,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高铁建设如火如荼,铁路交通早已四通八达,我们老家的小县城就有三个火车站。电话、网络购票方便快捷,坐动车、高铁出行,省时又舒适。车厢清洁卫生,夏有空调冬有暖气,乘务员服务热情周到,坐火车成了一种享受。

坐着高铁看中国,既是一场视觉的盛宴,也是一场心灵的旅程。中国铁路日新月异的背后,正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缩影。高铁向前,中国向前!

## 怀念奶奶

■ 浙江嘉兴 毕侠

我奶奶的一生很不容易。

我父亲五六岁的时候,我爷爷就去世了。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,我奶奶就领着我父亲和我姑姑去北乡要饭。在讨饭的路上,有一个好心人收留了我姑姑,我奶奶便带着我父亲继续讨东家要西家的,一路上可以说是风餐露宿、挨饿受冻。最后为了我父亲,我奶奶不得不落户在北乡,嫁给了一个其貌不扬的黑脸男人。那男人是村里的生产队长,能给我奶奶和我父亲一个安身的地方,还能让我奶奶和我父亲吃上一顿热乎饭。但那个男人好喝酒,每次喝了酒就要酒疯,打骂我父亲,每当此时,我奶奶只能偷偷地抹眼泪。

还好我父亲很争气,十多岁就不吃闲饭了,割草喂牛,逮鱼摸虾,捡麦穗,搜红薯,样样都行。看着我勤快的父亲一天天长大,我奶奶心里也有了指望,只是她还不能高兴多久,我父亲就在黑老头又一次酒醉的辱骂声中摔门而去。我父亲站在那个村口,对泪眼婆娑的我奶奶说他要回南乡去,我奶奶流着泪点了点头,并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把零票子,硬塞给我父亲。

我父亲回到南乡没几年,就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,筑起了一个小家,还成了亲。有了家,我父亲立刻就骑着一辆二手的破自行车去接我奶奶。我奶奶回到了久违的故乡,激动得泪流不止,很是感慨。那段时间正好是收获的季节,我奶奶每天都帮着我们家忙里忙外的,一直到收获结束,她才算歇歇。那天,我奶奶看着东厢房里堆满的粮食,她哭着对父亲说道:“现在咱们的生活是好了,不会再挨饿了,也不会有人再欺负咱们了,可是你那可怜的妹妹还不知啥样呢!”

我父亲明白我奶奶的心思,麦子种好后,他

就骑车带着我奶奶去找我姑姑。

那时候我姑姑也成家了。看到我父亲和我奶奶去,其实她也认出来了,以前赶集的时候,有人指着我奶奶对我姑姑说过,“快看,那就是你娘。”我姑姑当时就破口大骂道:“那是你娘,是你娘。”当然,这些我奶奶都不知道。

我姑姑拦住要进院子的我父亲,“你们干啥的?”

“妹妹……”

“谁是你妹妹?不要乱攀亲戚!”

“这是咱娘,俺俩来看你了。”

“你别瞎说,那是你娘,不是我娘,我娘死了,在村子北面的松林边呢!”

“二丫,你真的不认娘了吗?娘当年是没办法了呀!”我奶奶此时已经泣不成声。

“哼!没办法,你咋不把我哥给别人……”我姑姑委屈地哭喊着。

“妹妹,你终于肯认哥了……”我父亲抹着眼泪对我姑姑说道。我姑姑也哭得像个泪人一样,但她还是不肯让我奶奶和我父亲进她屋里半步。

回去的时候,我奶奶对我父亲说道:“儿啊,我还是留在北乡吧,这也是娘的命,以后你要是有了空来看看娘就行了,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啊!”

我父亲拗不过我奶奶,只好把我奶奶又送回了她北乡的那个家。临离开我奶奶的时候,我父亲把口袋里的钱都掏给了那个黑老头,“叔,这钱你留着,想买酒就买酒,就一个要求,好好待我娘,我以后会常来看您二老的。”

后来我奶奶去世的时候,都没能见到我父亲最后一面。我父亲非常懊悔,哭天抹泪地道,“娘啊,儿不孝啊!您老临走都没有见到我,我都没能给您端口水喝啊……”

## 牛棚记事

■ 湖南南县 陈青延

人的大脑是一个神奇的东西,虽然看似不大,但是可以装下很多的记忆。就拿我来说,脑海里储存下了童年时代许多的人和事儿,至今想起其中的一些事来,就像是在喝一杯咖啡,苦中带着甘甜,回味无穷。就说小时候,农村里的牛棚吧,在我的脑子里,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。

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的。在那个年代,生产队里种庄稼,犁田耕土,全靠队里养的几头耕牛。耕牛在农人的眼里,如同宝贝。为了给养着的耕牛避寒避雨,农村里的每个生产队,都盖有一个牛棚,也就是家乡人所称呼的“牛栏屋”。

每个生产队里的牛棚里,都用树木、马丁和铁丝,根据队里养的耕牛头数,固定了好几个牛栏。每年的寒冷季节与刮风下雨时,耕牛就会被队里的看管员牵到牛棚里,拴着饲养。

那时节,我父亲是生产队里的一名专职看管员。为了给家里多挣工分,到年终队里决算时,家里能够多分物资,父亲叫我每天早晚和每个星期天,都帮他看牛,让他自己抽出时间来,到生产队里去做其他的事情。

一年四季,春夏秋冬,年少的我,每天早晚都要赶到牛棚里,打扫牛栏,牵牛饮水,发放草料。打扫牛栏,是一种很费力气的活儿。尤其在冬天里,看牛的工作更辛苦,每天早上,我要顶风踏雪赶到牛棚里去,用嘴呵气,暖暖冻僵的手之后,既要拿出绑定镰刀的凳子,坐下割草筒上锤碎的菜饼或棉饼给耕牛吃,又要牵着耕牛到棚外,打开塘里的冰块,迎着风雪,让耕牛喝足水。

有人说,农村的孩子早当家。这话确实不假。在我年少的时候,没有城里孩子那种依赖父母的娇气,也没有城里孩子那种快乐家庭的环境。

那时节的牛棚,给我难以忘记的酸甜苦辣。

记得起初一段时间,为了使耕牛长膘增肥,我在割草筒锤碎饼的过程中,好几次由于不小心,不是被镰刀割了手,就是被锤子锤了手,每次都痛得流眼泪。尤其是在我的童年时代,由于好奇心强和贪玩心重,经常抓住牛角,从牛头上爬到牛背上去玩耍,搔挠牛尾巴下的夹角窝,让牛尾竖起来。

我这样频繁地调皮捣蛋,有的时候,会激起耕牛发怒,在我再次抓住它们的牛角,往牛背上爬去之际,它们会突然猛甩一下头,把我摔掉在地下,手脚常常会碰到牛栏的木头上,疼痛难忍。

给我印象最深的是,一个夏初的早晨,当我准备走进牛棚里做事的时候,突然发现牛棚门上的茅草里,拱出一条毒蛇,正箍着一只老鼠,伸出头来,望着我,不停地吐着舌头。我一时被吓得哇哇大哭,不敢进去。父亲听到哭声赶来,用竹篙把蛇撵走,我才肯走进牛棚里去。

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。如今,回到农村老家探望父母及兄弟姐妹时,在广袤的田野上,看到农人们犁田耕土,都实现了机械化,机器的轰鸣声成了乡村发展与振兴的优美乐章。我童年时代养过的耕牛、打扫过的牛棚,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!